

铜陵，别名铜都，古称定陵、义安，因铜得名、以铜而兴，素有“中国古铜都，当代铜基地”之称。

关于铜陵名字的由来，目前有两种说法：

一、铜陵地区自古产铜，有大山曰铜官山。李贤注引《尔雅》：“大阜曰陵”，所以取铜陵为名。

二、“唐末分南陵县工山、安定、凤台、丰资、归化五乡置义安县”。因为是南陵县的五个乡组成了一个县，所以取南陵县的一个“陵”字，称为铜陵县。

笔者对以上说法不作评论。只想告诉你，“铜陵”这两个字最早出现在何处，又是谁独创的词汇。在讲清楚这些之前，还是先简要地了解一下铜陵地名的变更情况。

铜陵地区的区域最早大体定下来的时间是在东晋时期，也就是义熙年间。由于北方战乱，大批山西流民进入此地，义熙九年(413年)在此侨置定陵县。隋朝统一中国后，定陵县并入南陵县，从此定陵县消失。直到唐朝后期(888年)，朝廷从南陵划出工山、安定、凤台、归化、丰资五个乡，设置义安县。但义安县也只存在了六十三年。到了南唐保大九年(951年)，南唐中主李景时期，则将义安县改为铜陵县。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1958年9月5日，撤销铜陵县建制，与1956年10月12日成立的铜官山市合并，改名铜陵市。1959年4月3日，又恢复铜陵县建制。可以说历经了一千零六十四年后，铜陵县于2015年12月3日被撤销，设立为铜陵市义安区。也就是说在一千一百二十七年之后，铜陵县的县名“铜陵”又改回唐朝时期的“义安”，只是县变成了区。现在的“铜陵”只专属于铜陵市。

那说到“铜陵”这两个字，就要提到一个伟大的诗人，他就是唐朝的李白。这就要从安史之乱说起。我们知道安史之乱发生在755年12月16日，到763年2月17日结束。安史之乱是唐代玄宗末年至代宗初年，由唐朝将领安禄山与史思明背叛唐朝后发动的战争，是同唐朝争夺统治权的内战，为唐由盛而衰的转折点。这场内战使得唐朝人口大量丧失、国力锐减。因为发起反唐叛乱的指挥官以安禄山与史思明二人为主，因此事件被冠以安史之名。又由于其爆发于唐玄宗天宝年间，也称天宝之乱。

在安史之乱中，唐玄宗命永王李璣督兵平叛，李璣在江陵(今湖北荆州市)起兵，三次派人去庐山请李白出山。一直渴望出仕，报国救民的李白以为这是一次大展宏图的机会，他答应了永王的征召，成为他的幕僚也就是高级行军参谋。孰料太子李亨被唐玄宗任命天下命马大元帅后，立即宣布自己为皇帝，尊唐玄宗为太上皇。李亨为了保住自己的皇位，便以谋反之名将自己的弟弟李璣杀害。曾加入李璣幕府的李白则逃到浔阳(九江)投案自首，被关进九江大牢。驻兵九江直接负责审查李白案子的是御史中丞宋若思，巧的是此人是李白朋友宋之悌的儿子。宋若思当然也知道李白是自己父亲的朋友，因为李白有《江夏别宋之悌》一诗。因此，宋若思便想方设法为李白开脱。他在向皇帝反映李白是被迫参加李璣幕僚的同时，让李白帮他做些文字工作。其中有一份向皇帝的建议表就是李白的杰作，题目是《请都金陵

一个让李白喊出『我爱』的地方

试说铜陵名字的由来

□王安斌

表》。表书近千言，笔者就不全文照抄，现将表书措辞中，出现“铜陵”一词前后对应文字摘录如下：

臣伏见金陵旧都，地称天险。龙盘虎踞，开局自然……

银坑铁冶，连绵相属。铲铜陵为金穴，煮海水为盐山。以征则兵强，以守则国富。

这篇表书收录在《李太白全集》中的标题是《为宋中丞请都金陵表》，写于757年。是李白代宋若思写给朝廷的表章，其目的就是为了达到说服朝廷接受迁都金陵之议。李白以古证今，连类引譬，说明迁都之举古已有之：“盘庚五迁其邑”“卫文徙居楚丘”。因而提出：“去扶风万有一危之近邦，就金陵太山必安之成策。”最后唯恐唐肃宗不为所动，再次列举金陵地势险要，物产丰饶，交通便利等适宜于建都的各种理由。李白在表中说：“银坑铁冶，连绵相属。铲铜陵为金穴，煮海水为盐山。以征则兵强，以守则国富。”这就是历史上首次出现“铜陵”两字。它是李白独创的词汇。收在《李太白全集》中的这篇表章中的“铜陵”两字的注释是：“铜陵，出铜之山。”而此山，就是指铜官山。据史料记载，李白在唐玄宗天宝年间和唐肃宗至德、上元年间，曾四次漫游铜陵地区，赋诗十多首。在写《请都金陵表》之前的755年是李白第三次来铜陵并居住在五松山。可见他是那么迷恋五松山，热爱铜官山。在他存世的一千一百多首诗中，唯一说出“我爱”的地方就是铜官山。有诗为证！

《铜官山醉后绝句》

我爱铜官乐，千年未拟还。

要须回舞袖，拂尽五松山。

李白一生中还为两座山命过名，一是改九子山为九华山，另一个就是命名五松山。他在铜陵地区写下的十三首诗中，就有八首写到五松山。五松山本无名，李白游此山时，曾向当地老人寻问过山名，但无人知晓。他见山上有棵松树，一本五枝，黛色参天。便挥笔写下《与南陵常赞府游五松山》。其中就有“我来五松下，置酒穷跻攀。征古绝遗老，因名五松山。”从此，这座无名山不仅有了名字，还因

李白的诗名扬天下。

可以肯定的说《请都金陵表》中的“铜陵”，就是李白专指的铜陵地区，也是他在心中为铜地的命名。可惜直到一百九十四年后的南唐保大九年(951年)，铜陵的地名才正式被朝廷启用。也许是以词文而著称的当朝皇帝李景，在读到诗仙李太白的《为宋中丞请都金陵表》时受到启发。也许他认为既然有“金陵”，为何没有“铜陵”？也许可以这么说，唐朝都城在长安时，改定陵为义安；所以南唐都城在金陵，则将义安改铜陵。这些“也许”一时无法查找到佐证，但确实确实是在李景当朝时期，铜陵的地名才出现。所以我们不用去探讨是取“铜官山”的“铜”字与“定陵县”的“陵”字合创而来的“铜陵”，还是从李白《请都金陵表》中拿来的“铜陵”。也不管哪个是巧合还是有意，但“铜陵”，这个李白独创的词汇，从此便被牢牢地刻在了八宝齐全的铜都大地上，并闪耀着越来越夺目的光辉。

提倡无“长物”

□吕达余



什么是“长物”？说起这个词，先得说个故事，是《世说新语》上讲的。东晋重臣王恭从会稽回来，同族叔父王大去看望他。看他坐着一张六尺长的竹席，以为他从东边来，想必此物不少，就向他要一领。王恭二话没说，即将坐着的竹席送给了王大。其实王恭并没有多余的竹席，此后自家就坐草席了。后来王大听说了，对王恭说：“我还以为你有多余的，所以才向你要的。”王恭说：“您不了解我，我为人处世，从无多余的东西。”所以，“长物”就是指多余的东西。后世标榜为人清廉或旷达，就说自己“别无长物”，一直是指一种美德。



野果飘香忆流年

□李仙云

又是一年“野果初红玉露秋”的果香枫红时，闲坐公园一隅，望着茵茵草丛中那一粒粒黄橙橙的小果子，我的神思开始翩跹于子午岭山巅。那里是我少年时代的“乐土”，也是我“夜夜魂梦飞渡”的地方，每每季节至此，山上就是一幅云蒸霞蔚、林木苍翠的五彩斑斓的岭上秋日图。

当年，在漫山遍野的山中珍果中，最受我们青睐的要数蛇莓子，它的枝枝蔓蔓常匍匐得满地都是，叶子也极其精致翠绿，边缘还有锯齿状花纹，少年时代的我，总喜欢把形状各异的叶子夹入书中做书签。那时，也小心翼翼地摘了最鲜嫩的蛇莓叶夹于书中，每至作业写得目疲神散之时，就拿出叶子在美术本上描摹它的纹脉。

它的果子呈荔枝色，像粒粒细小的红玛瑙镶嵌在一起，阳光一撒，发出明媚动人的光泽。这承载了风林雨沐大地精华的小野果，咬一口唇齿间溢满香甜，美味无与伦比。可我们只知其味，却不知这让人“望名生畏”的“蛇莓”之名缘何而来。一查方知，从北宋的《证类本草》到李时珍《本草纲目》，都有对

它的记载，它竟然是一味药材，且能治毒蛇咬伤，这或许正是它名字的由来。

那时，我们印象最深的是一种八字形分叉的小红果，外形奇诡地像极了一条短褌衩，它鲜红如玉，味道甜润，后味略带苦涩，调皮的男生给它取了一个很不雅的绰号“红褌衩”。它长得极为繁茂，每次山风逶迤，这晶莹剔透的小果子就在枝间随风摇曳，像一粒粒红宝石，又像一个个小铃铛。

因这俗物随处可见，我们常摘来当“子弹”，在课间与男生互扔嬉打。一次教我们政治的王校长看到这一幕，他语重心长地给我们讲起了他年少求学的经历。这野果在他们家乡太白山一代，乡亲们叫它杈杈果，营养价值极高，他早年求学家中贫寒，常常食不果腹，就落下贫血缺钙的毛病，母亲从老中医那里获知，要常食此果。每每忆起小脚母亲步履蹒跚着，在荒郊野岭为他采摘杈杈果，王校长就情难自禁，也奉劝我们切莫去糟蹋这“人间尤物”。

每到红枫如火、山色碧丽的秋日，最让我垂涎的就是那一嘟噜一嘟噜，似

你是不是有这种感觉呢？

其实，我们生活中的“长物”，何止于这些呢？几套房子、满橱衣服、满柜的鞋子和包包……现在很多人认识到这个问题，开始在家中清理“长物”，过一种低欲简单的家居生活，这是很值得提倡和学习的，不仅能节约空间和金钱，更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清新之风。更使我们不胜其累的，还有名呵、利呵，这些精神上的“长物”，它充满了我们精神的空間，让我们曾经轻盈的心灵感到窒息。所以，不论物质和精神的東西，一切超出生命基本需求的，都归于古人所说的“长物”，应该将它从我们的心灵空間统统清理出去，让我们人人活得简单丰盈，去追求更有生命情趣的东西。好在，这种风尚似乎正在形成。



“反腐败 倡导廉洁”

道路千万条 清廉第一条

以谦虚之心加强学习，以谨慎之心对待权力，以淡泊之心对待名利，以警惕之心对待诱惑，以感恩之心对待监督，以快乐之心对待生活。



胡中亮 作



周美财 作



施家龙 作



张辉 作

使用煤油灯的岁月

□寇俊杰

不管是城市还是乡村，如今的夜晚到处灯光璀璨，恰似伟大的新时代繁荣昌盛之景象，看着光影里一张张幸福的笑脸，我不由想起岁月深处的那盏煤油灯，忽闪着如豆的火苗，发出微弱的光芒，几许感慨不由涌上心头……

煤油灯做起来非常简单。在空墨水瓶盖上钻一个比筷子略细的小孔，插上高出瓶盖的一段空铁管做灯芯，灯芯中贯穿一根棉线，一端长长地浸于瓶中煤油里，一端微微露出。点燃了，便有一团懦弱的火苗跃出，在漆黑如墨的世界里洒染出一片光芒，虽然这光芒像月光一样朦胧，像夕阳一样昏黄，但它却伴随着我的童年，照耀着我学习的最初行程。

那时候，煤油灯是家中必备物品。每到夜幕降临，能把乡村从黑暗中剥离开来的，只有透过千百家窗户里的点点灯光；能让人们在黑暗里继续学习和劳作的，也只有一个盏盏煤油灯。

那时为了节省煤油，全家只点一盏煤油灯，尽管劣质煤油的火苗有气无力，还吐着黑烟，但它毕竟给我们打开了一片光明之地，借着微弱的灯光，母亲纺线纳鞋、刷碗洗衣，我和姐姐看书写字、玩耍游戏，父亲则或剥玉米花生，或修理农具。特别是冬天，长夜漫漫，屋外凄凄，每天晚上“噤”的一声，火柴点亮煤油灯的声响像是升腾的一个信念，把一个个清苦而又执着的夜晚拉扯得很长很长，把一个个寒冷而又温馨的画面镌刻得很深很深……

初中的时候，学校要上晚自习。天黑时，同学们就把桌斗里、窗台上的煤油灯小心翼翼地端到课桌上，谁先划着火柴，谁就像火炬接力一样陆续点燃，“星星之火，可以燎原”，不一会儿，整个教室里星光闪烁。为了节省

煤油，有些同学就借光学习。同桌互趁，前后共用，在桔红色的灯光里，同学们的学习热情空前高涨，仿佛不用功就对不起煤油，我们一起学习、一起进步。背书时，你背我听，我背你听；做题时，你不会问我，我不会问你。煤油灯的光线虽然有限，但同学们的学习劲头无穷；教室里的空间虽然狭小，但同学们的梦想翅膀高远。初中三年，煤油灯不但驱除了我们生活中的黑暗，更驱除了我们思想上的无知，它是我们青春期的见证者，更是我们成长期的助威者。

如今，煤油灯早已远离了我们的视野，孩子们只有在民俗博物馆里才能见到它的身影了，取而代之的是各种各样、造型美观的水晶灯、LED灯，色彩缤纷、功能多样，不但能照明，更扮靓了我们的生活。

